

玄奘三藏法師傳記資料探微 *

黃運喜 **

摘要：

與玄奘三藏法師（600？-664）有關的傳記史料，在唐代完成的主要有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、〈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〉、〈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（并序）〉、〈大唐三藏法師表啟〉等，這些史料成書或編纂的時間不同，內容繁簡不一，且有部分內容相互牴觸，造成研究者的不少困擾。

本文取材於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二書，在教學相長的基礎上，將其中內容作一些「拾遺補闕」，與探究其中的「微言大義」，以協助讀者對佛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關鍵詞：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中國觀、金剛座、彌勒信仰

* 本文榮獲玄奘大學 110 年校內研究專題獎勵，特申謝悃。

**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兼主任

The Discovery of Details on Xuanzang the Tripitaka Master Biography Materials

Huang, Yun-shi*

ABSTRACT :

There are several texts concerning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Xuanzang the Tripitaka Master (600?-664), which are *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*, *A Biography of the Tripitaka Master of the Great Ci'en Monastery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*, *Continu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*, *Accounts of the Late Tripitaka Master Xuanzang*, *The Inscription on a Pagoda regarding the Tripitaka Vast Omniscient Master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(with a foreword)*, and *Documents to the Emperors from the Tripitaka Master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* etc. The time these works were written or compiled is different; some are detail oriented and some are summarized. As a result, some contents are predictably contradictory, which causes a lot of confusion for researchers.

This thesis draws from *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* and *A Biography of the Tripitaka Master of the Great Ci'en Monastery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*.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ai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life of master Xuanzang. In order to help readers gain a more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ist philosophy, some contents have been corrected and the missing parts were filled in. As a result, the nua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materials can be better uncovered and understood.

Keywords: *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*, *A Biography of the Tripitaka Master of the Great Ci'en Monastery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*, China Centered View, Vajrasana, Maitreya Teachings

* Chair,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, Hsuan Chuang University

壹、前言

玄奘三藏法師（600?-664，以下或稱「玄奘」、「玄奘法師」）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位震古鑠今、影響深遠的法師，在其西行求法之前的生命歷程，包括出生、出家、受具足戒、及到各地遊方參學，行跡包括家鄉河南緱氏（今偃師縣）、洛陽、長安、漢中、成都、荊州、揚州、吳會、趙州、相州等地。他與二哥長捷法師（生卒年不詳）被視為「佛門雙駿」，尤其是在進入四川成都之初，就因能把握住每一寸光陰，在多寶寺向許多從長安入蜀的高僧學習，¹加上天資聰穎，很快的就在四川展露頭角，四方景從之餘，視他為東漢時代的清流李膺（?-169）、郭泰（128-169），²而聲譽卓著。在空慧寺受具足戒之後，意志堅定，志向遠大，抱持各地遠行求法巡禮之心，面對萬難而終不退縮的氣度，則為長捷法師所不及。兄弟倆的聲譽若與廬山慧遠（334-416）、慧持（337-412）相比，也絲毫不遜色。³

玄奘結束國內參學回到長安後，已能統攝佛法要旨，並從中產生了疑情，為了尋求答案，於是不辭辛苦，到處行腳參訪，最後因在國內「既遍謁眾師，備餐其說，詳考其理，各擅宗塗，驗之聖典，亦隱顯有異莫

¹ 玄奘三藏法師在多寶寺學習的情形，請參考：黃運喜，〈玄奘的四川之行〉，《玄奘佛學研究》第六期，頁35-37。

²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一：「諸德既萃，大建法筵，於是更聽基、暹《攝論》、《毘曇》及震法師《迦延》。敬惜寸陰，勵精無怠，二、三年間究通諸部。時天下饑亂，唯蜀中豐靜，故四方僧投之者眾，講座之下常數百人。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，吳蜀荆楚無不知聞，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、郭矣。」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，頁222a。

³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一：「若其亭亭獨秀，不雜埃塵，遊八紘窮玄理，廓宇宙以為志，繼聖達而為心，匡振頹綱，包挫殊俗，涉風波而意靡倦，對萬乘而節逾高者，固兄所不能逮。」頁222b。

知適從。」⁴於是走向西行求法一途。歷經約十七年（首度出關年代未定論），往返五萬里，途經一百一十國，九死一生，百折不撓。於太宗（598-649）貞觀 19 年（645）正月返回長安，後到洛陽與正在興兵討伐高麗途中的太宗見面，詳細回答太宗詢問印度的風土人情、政令法教，太宗謂玄奘說：「佛國遐遠，靈跡法教，前史不能委詳，師既親覩，宜修一傳，以示未聞。」⁵此書於貞觀 20 年（646）7 月完成，名曰《大唐西域記》。⁶玄奘法師以貞亮的信仰，淵博的學問，純真的修持，高雅的風範，讓太宗為之欣動傾倒，因而對佛教的態度略加改變。並為玄奘法師撰〈聖教序〉，度僧一萬八千五百餘人，乃至臨終前頗有相恨見晚的對話：「朕共師相逢晚，不得廣興佛事。」⁷

貞觀 23 年（649）5 月太宗崩於翠微宮含風殿，太子李治即位，是為高宗（628-683），玄奘三藏法師生命中的最後 14 年，就是在高宗朝度過的。⁸在這 14 年中，玄奘保持著對政治的警戒心，不捲入宮廷政治中，而專心致力於翻譯事業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謂玄奘在太宗崩後返慈恩寺的生活：

自此之後，專務翻譯，無棄寸陰。每日自立程課，若晝日有事不充，必兼夜以續之。過乙之後方乃停筆，攝經已復禮佛行道，至三更暫眠，五更復起，讀誦梵本，朱點次第，擬明旦所翻。每日

⁴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一，頁 222c。

⁵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六，頁 253b。

⁶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六，頁 254b-254c。

⁷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七，頁 260a。

⁸ 玄奘法師在高宗朝的行實，請參考：黃運喜，〈玄奘大師的晚年行實——以高宗朝為中心〉，《人文關懷與社會發展》，玄奘人文社會學院，2003 年 3 月，頁 17-28。

齋訖，黃昏二時講新經論，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。⁹

玄奘在時間管理上可謂善用每一分可用的時間。在對政治的警戒心上，高宗初年的立（武）后事件中，始終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。此外，玄奘法師也曉得「不依國主，則法事難立」的道理，因而竭力尋求高宗對自己譯經事業的贊助，如永徽 3 年（653）奏請在慈恩寺西院建塔以安置經像舍利，經高宗許可後，則親負簣畚，擔運磚石，基塔之日，並命名為「大雁塔」。¹⁰顯慶元年（656）請薛元超、李義府轉請高宗准許援以往成例，由朝廷簡派大員監閱、襄理譯事，又請高宗撰寫慈恩寺碑文，均得到高宗的許可，玄奘為此率徒眾詣朝奉表陳謝。¹¹

玄奘三藏法師在顯慶 4 年（659）10 月，率翻經大德及門徒，到玉華宮肅成院（即玉華寺）。次年正月一日，開始翻譯 600 卷的《大般若經》，至龍朔 3 年（663）10 月 23 日完成。此後，自覺體力衰竭，知無常將至，遂力辭翻經大德及玉華寺眾之請翻譯《大寶積經》。麟德元年（664）元月 9 日，從玉華寺往後山洞窟禮佛時，在跨越溝渠（排水溝）時被絆倒，四天後臥床不起，至 2 月 4 日夜半圓寂。¹²玄奘法師圓寂後，弟子慧立（615-?）為表彰其師功業，便將玄奘自出生開始至西行求法事蹟，撰寫成書，名《慈恩傳》，蓋取自玄奘主持的大慈恩寺，此即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前五卷。初稿完成後，慧立將之藏諸地穴，秘不示人，直到臨終前才命人取出，此後，「其本數年流散他所，搜購乃獲。」¹³武周垂拱 4 年（688），玄奘法師的另一個弟子彥棕（生卒年

⁹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七，頁 260a。

¹⁰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七，頁 260c-261a。

¹¹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八，頁 266b。

¹²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十，頁 276c-277b。

¹³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，卷四，〈釋彥棕〉：「慮遺諸美，遂藏于地穴，至疾亟

不詳)將這五卷本加以整理,另又自撰五卷,即今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後五卷,兩書合成十卷,署名「慧立本、彥棕箋」以行世。¹⁴

與玄奘三藏法師有關的傳記史料,在唐代完成的主要有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、〈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〉、〈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(并序)〉、〈大唐三藏法師表啟〉等,這些史料成書或編纂的時間不同,內容繁簡不一,且有部分內容相互牴觸,造成研究者的不少困擾。

本文取材於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二書,一主靜態敘述各國狀況,一主動態的記載玄奘法師的行蹤,主要是編纂者(或作者)辯機(619-649)、慧立、彥棕三人,均是玄奘三藏法師的弟子,有機會親聆或見到玄奘在西行求法時的記錄,故此二書記載詳盡,史料價值高。¹⁵本文是在「教學相長」的基礎上,將其中內容作一些「拾遺補闕」,與探究其中的「微言大義」,以協助讀者對佛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貳、玄奘的「中國觀」(世界觀)

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人民,將自己所居住的國家當作世界的中心,自稱為「中國」、「中土」。紀實在比較中、印兩大文明的「中國」(世界觀)觀,認為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居中以制天下的觀念,春秋時期因此形

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。」《大正藏》第50冊,頁728c。

¹⁴ 孫毓棠、謝方,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·說明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0年),頁2。

¹⁵ 玄奘西行求法回國後,曾找工匠依其臨摹本,在石上刻鏤出「佛足印」,放置於玉華寺、(西安)臥龍寺。此外,在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慈恩傳》中常有「聞之耆舊曰」、「土人(土著)曰」等記載,說明了玄奘西行求法時,隨身攜帶文具以記錄其見聞。

成王畿所在地的「中國」(中土)為核心，和周邊每隔五百里劃「甸服」、「侯服」、「綏服」的九州文明圈，以及在此之外的「要服」、「荒服」的「四夷」之地。這種世界觀反應在正史中，就是先中國(中土)後四夷的敘事法。¹⁶

印度人所指的「中國」，根據各自信而有不同的認定，閻牟那河和恆河上流域拘羅地方，實為婆羅門文明之根源地，所謂「中國」是也，中流域摩竭陀地方即佛教時代所謂「中國」之中心也。¹⁷釋迦牟尼佛是在摩竭陀國的菩提迦耶(Bodhgaya)成正等正覺，佛教以摩竭陀國向外傳佈，在此佛法興盛之地，要找到十位具相應資格的僧人為出家人傳授大戒並不困難，但在佛法不興盛的地區，則是極其困難，因戒律上的原因，遂有「中國」、「邊地」的區分。

佛教最早對於「中國」的定義大都出自戒律文獻，根據紀贇的分析，最初的「中國」是指佛陀遊化的恆河中下游地區，範圍是相當狹小的，以致某些文獻還將佛陀入滅的拘尸那羅(Kushinagar)劃入「邊地」中。後來隨著佛法的傳佈，「中國」的範圍亦隨之擴大，到了大約5世紀覺音(Buddhaghosa)論師時代，已開始將錫蘭島當作「中國」的傾向。¹⁸

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，一直到東晉十六國時才有廣律的翻譯，在南北朝及隋、唐的僧人中，普遍認為中國佛教是屬於佛法的邊地，傳授具足戒只需五位僧人即可，如北齊的沙門統法上(495-580)就認為：

¹⁶ 紀贇，〈人主之地、象主之國：大唐語境下玄奘的世界圖景〉，《華林國際佛學學刊》，第三卷第一期，2020年，頁114-127。

¹⁷ 寬謙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講義)，(新竹：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，2016年)，頁1。

¹⁸ 紀贇，〈人主之地、象主之國：大唐語境下玄奘的世界圖景〉，頁121-127。

「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，開持律五人得授大戒。」¹⁹這裡所謂的「白木條」，是指印度的「白木調國」，為佛法「中國」的東界，在此之外就是「邊地」。²⁰玄奘法師、道宣律師、義淨（635-713）法師也是持這種觀點。

玄奘三藏法師站在佛教的立場，在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二書中，是以「支那國」、「支那」、「脂那」、「至那」等名稱呼大唐母國。印度人亦以「支那僧」看待玄奘法師。其例如：

一、玄奘初在那爛陀寺與戒賢（529-645）論師見面時說：「從支那國來，欲依師學《瑜伽論》」。戒賢弟子佛陀跋陀羅亦轉告其師在夢境中，曼殊室利菩薩（文殊師利菩薩）告知：有「支那國僧樂通大法，欲就汝學，汝可待教之。」²¹

二、玄奘與一露形尼乾子（耆那教徒）名伐闍羅見面時說：「玄奘支那國僧，來此學問，歲月已久。今欲歸還，不知達不？又去住二宜，何最為吉？及壽命長短。願仁者占看。」²²

三、鳩摩羅王（生卒年不詳）欲見玄奘，遣使送書戒賢論師曰：「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，願師發遣，慰此欽思。」戒賢覆書「支那僧意欲還國，不及得赴王命。」²³

四、戒日王（606-647）得知玄奘已到行宮，即將與他見面，迫不及待的問：「支那僧何在？」²⁴玄奘與戒日王初次見面時，向戒日王介紹唐

¹⁹ 唐·道世，《法苑珠林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3冊，頁944c

²⁰ 姚秦·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四分律》卷39（三分之三），《大正藏》第22冊，頁846a。

²¹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三，頁236c-237a。

²²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246b。

²³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246c。

²⁴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246c。

太宗：「秦王者，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。」²⁵

五、玄奘在曲女城，戒日王為玄奘安排佛法的辯論大會，「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，集曲女城，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。」²⁶

六、玄奘回國時，至劫盤陀國，謂：「其王聰慧，建國相承多歷年所，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（唐言漢日種）。」²⁷脂那提婆瞿怛羅是 Cinadava-gotra 之譯音，意思是「中國與天神之種」。²⁸

七、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四「至那僕底國」，有數條資料：（一）國號：至那僕底國為 Cinapati 之譯音，²⁹意思是「唐封」即「唐朝的封地」，此處的「唐」為玄奘（或唐人）對「至那」（Cina）的自稱。國號的由來是因「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，聲振隣國，威被殊俗，河西蕃維，畏威送質。」即迦膩色迦王（127-151）時，為安置西域諸國送來質子之冬宮，「故此國人深敬東土，更相指語：是我先王本國人也」。³⁰（二）植物：該國「土無梨、桃，質子所植，因謂桃曰至那爾（唐言漢持來），梨曰至那羅闍弗咀邏（唐言漢王子）」，因桃、梨均傳自東土，故將桃子命名為「至那爾（你）」，為 Cinani 之譯音，意思是「中國傳來的」（支那傳來的）。將梨子命名為「至那羅闍弗咀邏」，為 Cinavajaputra 之譯音，意思是「中國王子」（支那王子）。³¹

²⁵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 247a。

²⁶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 247b。

²⁷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 250b。

²⁸ 唐·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下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 986。

²⁹ 唐·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上）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 366。

³⁰ 唐·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上），頁 368。

³¹ 唐·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上），頁 368。

《大唐西域記》於貞觀 20 年（646）7 月完成，當時朝臣雖對書中內容豐富詳盡感到欽佩，但在面對書中以佛教為中心的世界觀時，發現與傳統儒家以王畿為中心「內諸夏而外夷狄」的思想不符，秘書省著作郎敬播（？-663）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，於是站在大唐（中土）文化的立場，謂印度（天竺）諸國雖年代久遠，但仍是「知方志所未傳，聲教所不暨者，豈可勝道哉！」而「我大唐之有天下也，闢寰宇而創帝圖，掃攬搶而清天步。功侔造化，明等照臨。」³²則是更勝一籌。再以朝臣為代表的儒家觀念中，印度諸國是聲教所不能及的化外之地，顯然不如「闢寰宇而創帝圖」之聲威遠播。

參、佛陀成道之金剛座

在戒律上對於能為出家人傳授大戒人數的原因，而有「中國」與「邊地」的區分。在「中國」最具神聖性的象徵是佛陀成道的金剛座，佛陀成道之地是佛教無可取代的聖地，金剛座具有佛教初始的意義。佛教許多經論都認為賢劫千佛都在金剛座上成佛，故印度永遠都是佛法上的「中國」。
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八記載釋迦牟尼在接受牧羊女乳糜之後，到達前正覺山，想在此成正覺之情形：

自東北岡登以至頂，地既震動，山又傾搖。山神惶懼，告（釋迦）菩薩曰：「此山者，非成正覺之福地也。若止於此，入金剛定，地當震陷，山亦傾覆。」

菩薩下自西南，山半崖中，背巖面澗，有大石室，菩薩即之，加

³² 唐·玄奘奉詔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·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1 冊，頁 867b。

跌坐焉，地又震動，山復傾搖。時淨居天空中唱曰：「此非如來成正覺處。自此西南十四五里，去苦行處不遠，有卑鉢羅樹，下有金剛座，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，願當就彼。」菩薩方起，室中龍曰：「斯室清勝，可以證聖，唯願慈悲，勿有遺棄。」³³

金剛座之外的任何地方，都無法承受佛陀成道時的大地震動，故釋迦牟尼在聽到山神與淨居天人告示後，就往菩提迦耶菩提樹下的金剛座，進入金剛定後成佛。《大唐西域記》也解釋賢劫千佛在此成佛的原因：

昔賢劫初成，與大地俱起，據三千大千世界中，下極金輪，上侵地際，金剛所成，周百餘步，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，故曰金剛座焉。證聖道所，亦曰道場，大地震動，獨無傾搖。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，歷此四隅，地皆傾動，後至此處，安靜不傾。³⁴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三謂：

正中有金剛座。賢劫初成，與大地俱起，據三千大千之中，下極金輪，上齊地際，金剛所成，周百餘步。言金剛者，取其堅固難壞，能沮萬物。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，若不以金剛為座，則無地堪發金剛定。今欲降魔成道，必居於此，若於餘地，地便傾晃，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。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，世界傾搖，獨此不動。³⁵

³³ 唐·玄奘奉詔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，卷八，頁 915a-915b。

³⁴ 唐·玄奘奉詔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，卷八，頁 915b。

³⁵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三，頁 236b。

從佛教的立場觀之，金剛座具有以下特性：

一、歷史性：從賢劫初成就出現，地球毀滅時跟著毀滅，地球再度形成時又自然的出現。

二、堅固性：在此可催發金剛定，斷滅各種微細煩惱，大地不會因此動搖；可以降魔成道。

三、中心性：不但是地球上佛法的中心，更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。

四、正統性：賢劫千佛都在此初成佛，在閻浮提（此方世界）中，繼釋迦牟尼佛之後成佛者為彌勒佛，此外別無他佛。

五、不可移動性：固定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。

六、不可複製性：獨一無二的神聖空間，別處無法複製。

金剛座的出現，代表著賢劫千佛都在印度成佛，印度永遠是正法傳播中的「中國」。

肆、玄奘三藏法師與彌勒信仰

中國佛教的淨土信仰中，彌勒淨土和彌陀淨土是兩大主流，東晉南北朝至隋代，彌勒淨土盛行，但因彌勒下生思想容易被野心家利用，經過歷代政府的鎮壓後，到了唐代逐漸被彌陀信仰取代。

彌勒信仰在中國歷經三個時期的發展，初期是以佛弟子彌勒為主角而發展出的彌勒三經³⁶為主。中期因唯識思想的發展，許多研究法相唯識思想者，以正在兜率天說法的彌勒菩薩為信仰中心。晚期則是以五代時期在明州應化的布袋和尚為主。

戒賢論師、玄奘法師師徒二人，以及玄奘的弟子窺基（632-682）法

³⁶ 彌勒三經指：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、《佛說彌勒下生經》、《佛說彌勒大成佛經》。

師，都是彌勒信仰者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記載戒賢論師在與玄奘法師初次見面時，戒賢弟子佛陀跋陀羅亦轉告其師在夢境中，曼殊室利菩薩指銀色天人曰：

「此是慈氏菩薩。」和上即禮拜慈氏，問曰：「戒賢常願生於尊處，不知得不？」報曰：「汝廣傳正法，後當得生。」³⁷

戒賢常願生在慈氏菩薩（彌勒菩薩）處，說明其為彌勒信仰者。

玄奘三藏法師對於彌勒菩薩的堅定信仰，讓他在離開阿踰陀國，前往阿耶穆法國途中，被一群突伽天神的信仰者劫持，準備殺害法師以祭天神，就在生死一線間，引發一場感應道交的情節：

（玄奘）既知不免，語賊：「願賜少時，莫相逼惱，使我安心歡喜取滅。」法師乃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，願得生彼恭敬供養，受《瑜伽師地論》，聽聞妙法，成就通慧，還來下生，教化此人令修勝行，捨諸惡業，及廣宣諸法，利安一切。於是禮十方佛，正念而坐，注心慈氏，無復異緣。於心想中，若似登蘇迷盧山，越一二三天，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，天眾圍繞。此時身心歡喜，亦不知在壇，不憶有賊。³⁸

玄奘法師在西行求法過程中，一共遇到六次盜匪，被突伽天神信仰者劫持是最危險的一次，但彌勒信仰讓法師躲過一劫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最後一則記載玄奘法師的彌勒信仰是在即將走到生命盡頭時：

（麟德元年正月）至二十三日，設齋觀施。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

³⁷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三，頁 237a。

³⁸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三，頁 236b。

於嘉壽殿豎菩提像骨已，因從寺眾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乞歡喜辭別，云：「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，所作事畢，無宜久住，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，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，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，乃至無上菩提。」

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。取與含識。速奉慈顏。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眾。取捨命已。必生其中。³⁹

這兩則記載透露出二點訊息，其一是玄奘三藏法師願與「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」，是到兜率天成為菩薩眷屬，並未提及「彌勒內院」，這和我們常將兜率天分成內院和外院不同。其二是玄奘所持的是「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」（南無彌勒如來·應·正等覺）而非「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」或「南無彌勒菩薩」。

伍、于闐牛角山入定羅漢與窺基身世之辯

窺基法師是中國法相（唯識）宗的創始者，也是玄奘三藏法師傑出的弟子之一，相貌堂堂，有雄赳之氣，一生持戒嚴謹，勇猛精進，曾遊五台山，登太行，至西河古佛寺，得《彌勒上生經》，《宋高僧傳》謂：「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。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遍。願生兜率，求其志也。」⁴⁰窺基與戒賢、玄奘都是求生兜率天的彌勒信仰者。

中國佛教自中唐安史之亂之後，法相（唯識）宗首先沒落，到了晚唐會昌法難之後，除了禪宗、淨土宗外，其餘各宗都進入衰落期，以義學研究唯修行導向的風氣逐漸被以信仰為導向的風氣所取代。影響所及，許多國人原來以經論記載人認識佛教，轉變成以神話傳說來認識佛

³⁹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十，頁 277a。

⁴⁰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6b。

法。這種風氣大約從中、晚唐開始，到北宋時期轉變完成。較顯著的例子有：玄奘的故事逐漸走向《西遊記》唐僧的角色、地藏菩薩應化為金喬覺、彌勒菩薩應化為布袋和尚、觀音菩薩應化唯妙善公主等，此外，將一些高僧的形象加以改造，脫離原來史書記載的形象，如道宣律師的神通被利用成為神話傳說的原創者（妙善公主故事的源頭）、窺基變成了三車和尚等。

因受限於論文主題，這裡只敘述窺基法師的三車和尚傳說。三車和尚的傳說，似乎出自好事者的附會，從《大唐西域記》的記載中找到靈感，經過附會演繹後成為窺基的出生及出家時的「三車」要求，《大唐西域記》謂：

牛角山巖有大石室，中有阿羅漢，入滅心定，待慈氏佛，數百年間，供養無替。近者崖崩，掩塞門徑，國王興兵欲除崩石，即黑蜂群飛，毒螫人眾，以故至今石門不開。⁴¹

這則記載被改造成玄奘三藏法師在西行求法的途中，在某一石室中見到正在入定中的羅漢，玄奘以引磬讓羅漢出定，羅漢出定後得之迦葉佛、釋迦牟尼佛均已入滅，準備再度入定，等待彌勒菩薩下生成佛時，被玄奘法師勸阻，同意玄奘的要求前往中土投胎，等到玄奘返國後再當其弟子，一起弘揚佛法。

其實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羅漢入定等待彌勒成佛的故事是在返國途中，時間為貞觀 18 年（644），若此時約定到中土投胎，則貞觀 22 年（648）窺基才四歲，不可能出家，⁴²更不用說雙方根本就沒有見過面。

⁴¹ 唐·玄奘奉詔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十二，頁 943c。

⁴² 窺基出家時間，依《宋高僧傳》為貞觀 22 年，出家時窺基 17 歲。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5c。

既然雙方未見過面，那中土投胎之事是否另有線索？《宋高僧傳》謂：

奘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、舉措疎略，曰：「將家之種不謬也哉」。脫或因緣，相扣度為弟子，則吾法有寄矣。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，就尼犍子邊，占得卦甚吉，師但東歸哲資生矣。⁴³

《大唐西域記》敘述玄奘與一露形尼乾（犍）子伐闍羅為玄奘占卜之事，⁴⁴但並未見「師但東歸哲資生矣」之語，《宋高僧傳》此語的來源尚待考證。因《宋高僧傳》並未說明這位聰慧的小孩何時出生東土，也就解決了窺基十七歲出家的問題。

窺基法師的三車和尚傳說，《宋高僧傳》謂：

聽我三事方誓出家：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也，奘先以欲勾牽，後今入佛智。佯而肯焉。行駕累載前之所欲，故關輔語曰三車和尚。⁴⁵

三車自隨，前乘經論箱帙，中乘自御，後乘家妓女僕食饌。⁴⁶

為了這兩則記載，《宋高僧傳》也為窺基法師闢謠說：「九歲丁艱漸疎浮俗，若然者三車之說，乃厚誣也。」⁴⁷「隨奘在玉華宮，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？」⁴⁸窺基九歲喪父，傳說中玄奘法師請求窺基的父親尉

⁴³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5c。

⁴⁴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五，頁 246c。

⁴⁵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5c。

⁴⁶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6a。

⁴⁷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5c。

⁴⁸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四，〈窺基傳〉，頁 726a。

遲宗，同意其出家之事就不可能發生。且窺隨侍玄奘在玉華寺譯經，處在荒野山野林中、場地狹小的玉華寺譯場中，載著美食、美女的三車要安置在哪裡？⁴⁹

或許是佛教在發展上的需要，窺基仍舊是牛角山巖洞中的入定羅漢轉世，三車和尚的傳聞也被美化成一樁佛門佳話。

陸、結論

玄奘三藏法師西行求法，取得佛經 520 匣 657 部，⁵⁰回國後主持譯場，翻譯從印度帶回的佛典多達 74 部 1335 卷。⁵¹玄奘取經的事蹟，在西行途中就有商人沿途向各國為之宣傳，玄奘離開後，各地依舊流傳著這些事蹟，甚至於加油添醋，牽強附會，成為日後「玄奘取經」故事的溫床。

相對於「玄奘取經」故事的傳奇性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與《大唐西域記》等帶有知識性與趣味性的傳記資料，就被大多數人忽略，以致這兩書中所表達的意涵也被隱沒。

本文舉出：玄奘的「中國觀」（世界觀）、佛陀成道之金剛座、玄奘三藏法師與彌勒信仰、于闐牛角山入定羅漢與窺基身世之辯等四則，做較為深入的分析，希望能協助讀者對於玄奘三藏法師有更深入的認識。在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與《大唐西域記》書中，上有許多記載可以做更深入的解讀，本文限於篇幅，未及解說部分，打算日後再寫成專書，以抒發其細微之義。

⁴⁹ 本文作者曾親訪玉華寺遺址，發現果如《宋高僧傳》記載，安放三車是一大問題。

⁵⁰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六，頁 252c。

⁵¹ 唐·慧立本、彥棕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卷六，頁 277a。

參考文獻

- 姚秦·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四分律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冊。
- 唐·玄奘奉詔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1 冊。
- 唐·玄奘、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上、下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 年。
- 唐·慧立本、彥悰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。
- 唐·道世，《法苑珠林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3 冊。
- 宋·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。
- 紀贇，〈人主之地、象主之國：大唐語境下玄奘的世界圖景〉，《華林國際佛學學刊》，第三卷第一期，2020 年。
- 孫毓棠、謝方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 年。
- 黃運喜，〈玄奘大師的晚年行實——以高宗朝為中心〉，《人文關懷與社會發展》，玄奘人文社會學院，2003 年 3 月，頁 17-28。
- 黃運喜，〈玄奘的四川之行〉，《玄奘佛學研究》第六期，頁 35-37。
- 寬謙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講義），（新竹：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，2016 年。